

安娜·西格斯

一個人和他的名字

新文藝出版社

安娜·西格斯

一個人和他的名字

廖尚果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ANNA SEGHERS
DER MANN UND SEIN NAME

AUFBAU-VERLAG, BERLIN 1953

一個人和他的名字

安娜·西格斯著

廖尚果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6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6 9/16 插頁 2 字數 98,000

(原文化生活版印 11,600 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 定價(6) 0.55 元

譯者的話

一 關於安娜·西格斯和她的這部作品的評價

哪個不知道這位曾經得到斯大林和平獎金，一九五一年到過中國的安娜·西格斯？所以這裏用不着譯者來介紹作者。關於作者的這部作品，本年「譯文」第四期和在我國流行的「民主德國建設畫報」本年第三、四期英文版，亦有過介紹，所以亦用不着譯者來介紹它了。這裏祇把上述的「民主德國建設畫報」裏面的一幅作者照片和文章裏面關於作者這部作品的三幅插畫借用過來，印在卷首。至於關於作者和她的這部作品的評價，譯者倒認為有把塔瑪拉·麥提利奧窪那篇登在本年十一月份「蘇維埃文學」月報上面的論文裏面的某些部份轉譯過來的必要。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叫做「安娜·西格斯採取現代做題材的創作」。下面是作者在這篇論文裏面對於安娜·西格斯和她的這部作品的評價：

『在她那部作品「一個人和他的名字」裏面，安娜·西格斯以一個胆大心細的女藝術家的風度，選擇了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題材。她在這裏敘述一個過去的納粹份子，怎樣振作起來，轉變為新社會裏面一個有用的成員的經過。

法西斯主義和戰爭——這是作者第一要報導的——不但是毀滅了無數的城市和房屋，它亦毒害了不計其數的人們的靈魂。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靈魂被毒害了的青年，瓦爾德·列慈羅夫。他出身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面，他唯一的志願就是向上爬。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主要由於他家裏人的慫恿，並非完全由於自願——他加進了希特勒的黨衛軍。祇要是上面發給他的命令，押運被抓起來的進步人士也好，呈報嫌疑份子的黑名單也好，他毫不思索地一律服從執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弄得他毫無辦法。

瓦爾德完全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和目標，所以他覺得活在世界上毫無意義。但是在暗中他却渴望着一種和平的、安定的生活。他完全不了解：由於他過去的行事，他要和人民面前負起那些罪惡的責任。他還替自己開解：他不過是替人受過，不過是執

行別人的命令，如同希特勒統治下大多數的人們一樣。爲了要卸除他自己這些罪過的責任，他竟毫無顧忌地做出了欺騙的罪行。他冒認了一個過去被抓進監牢裏面去的反法西斯戰士的名字，這樣便被他騙取了業務機關裏面他的一般同事們對他的信任。

作者在她這部作品裏面把對立的兩個世界描寫得非常精彩。瓦爾德·列慈羅夫（在機關裏面他叫做海因慈·勃倫拿）猶疑不決地徘徊在這兩個世界的中間。這一邊是工廠，整體的集體生活，平時要他努力工作，同時亦給了他工作上的許多安慰。那一邊是希特勒時代他的舊相識，躲藏在柏林市區內他們的巢穴裏面，等待着他們那個「決定命運的機會」的來臨。一般爲非作惡的貪污份子，行險僥倖的小人，和美國的買辦走狗，對於新民主生活的仇恨和他們要加害於新民主生活的禍心，都被他們包藏在偽善的烟幕後面。他們對瓦爾德或海因慈使出威脅利誘的伎倆，要他參加他們那些罪惡反動的行動。由於缺乏一個正確的世界觀念，又沒有堅強的意志，所以他許久都還和那一般他老早已經憎恨的伙伴們，保持着一種藕斷絲連的關係。

作者把這個青年工人怎樣在意識上，和精神上慢慢地轉變過來的過程，描寫得

非常細緻；這裏面的重要因素，自然是勞動，自願的、爲人民服務的勞動，推動他慢慢轉變過來的勞動。由於工廠裏面的生活，他受到了一天比一天強的影響，並把他自己從過去那個世界的那種空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海因慈做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員。最先是用來掩蔽他自己。他參加黨的一切集會，最先祇是對於黨的一種面子上的敷衍，後來他才心悅誠服地參加。到他進了黨校之後，由於學習了新的思想和概念，他才接觸到那個莊嚴燦爛的新的世界。

他和他從前一個伙伴，那個至死不變的納粹份子貝克的會面，才完成了他轉變過來的事實。那時他爲了要脫離那一般納粹餘孽，所以放棄了柏林方面的工作，改在鄉間一個農業機器站裏面服務。那曉得那一般壞蛋亦在這裏幹着他們那種反動的勾當。貝克在和海因慈的談話中明白說出來：「你可以相信我，瓦爾德！我們那一般舊的和新的朋友們都知道很清楚，我們是躲在那裏。」海因慈現在明白了：民主共和德國的敵人始終是注意着他，始終要把他拖進危害人民的背叛行動裏面去。他知道除了死心塌地向這邊靠攏之外，沒有別的出路，所以他才把過去的一切都坦白

出來。

全部作品在這裏到達了它的一步緊一步的最高點。被拘留起來的海因慈——從今以後，他恢復了瓦爾德的原名——經過法院方面詳細調查之後，認為沒有危害國家建設的事實，於是，就被釋放出來了。他滿以為從今以後，可以過無憂無慮的安樂日子，但是，在黨的面前，他還要清算他自己罪惡的舊賬。經過黨裏面暴風雨一般的、熱烈的一場討論之後，他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一個欺騙了黨的黨員，在黨裏面是沒有地位的。

四年前，安娜·西格斯在她那部叫做「路線」的小說集裏面，以一位女作家的資格，牽涉到一些有關於那一般似是而非的信奉社會主義人士的改造問題，人們這樣地稱譽她：認為她對於德國統一社會黨之所以能夠改變成為新時代的一個新型的黨，亦有着了一部份的功勞。由於她這部小說「一個人和他的名字」，我們又要稱譽她第一次牽涉到德國統一社會黨在現階段內的黨內生活問題。她這部小說十分堅決地說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對於它的每一個黨員的要求。這樣要求每一個

黨員無條件地對黨忠實，經她明白指示出來之後，不但是有道德上的意義，而且亦有它的政治上的意義。像瓦爾德或海因茲這樣一種欺騙黨的行爲，自然是不自覺地做了人民的敵人的幫兇，同時亦被人民的敵人利用了他去做危害人民的工具。

實際上正是通過了這樣一個黨的檢討大會，才開始了他從內心發出來的、真實不虛的轉變。現在他才真的下了決心：一切從頭做起，並要比從前更加努力工作，以求在人民面前，抵銷他過去所做的一切罪惡。我們循着最後一章所指示的方向想去，便可以想像出這位轉變過來的英雄後來會得到怎樣的進展。

如同她的其它作品一樣，作者在這裏亦不肯把包藏在生活裏面的現實的矛盾放鬆半點，亦不肯把英雄們所走的途徑，稍爲弄得平坦一些，或弄得美麗一些。她指示我們：像海因茲這樣參加過危害人民的行動，犯下了嚴重的背叛人民的罪惡的一個人，亦可以改造，亦可以變成一個對於共同建設新生活，和旁人一樣有同等價值的成員。要完成這樣的改造，祇靠毫不自私的勞動，還是不夠的，還要跟充滿了罪惡和錯誤的過去，來一次讓人人都可以看見的、無條件的、斬釘截鐵的決裂。

「一個人和他的名字」要我們對於敵人的陰謀詭計，永遠地提高警惕；並警告我們，要根本剷除戰爭和法西斯主義的遺毒，不但是在國民經濟上面，就在人們的意識上面，還不曉得有多少工作正等着我們去做。由這部作品當中，我們亦看清楚了新生活浩浩蕩蕩的進軍的聲勢。任何一種敢在它的進軍道路上出現的障礙物，祇能夠得到粉骨碎身的結果。

時代的新的因素，都由這部作品裏面的那些積極人物得到了體現。作者把他們安排在各個積極的崗位上面。小說裏面的情節都由於他們的推動力，得到了輝煌的進展。瓦爾德或海因茲因為接近民主德國一般進步人士，得到了他們對於他的勸告、批評和幫助，以及他們以身作則的鼓勵，所以他能夠變成了一個新型的工人。就中要推黨校裏面那個叫做邊特的教師，對他起了最大的積極作用。他是一位最有原則性，最曉得感化別人的教師，所以海因茲到了他一生最感覺得艱難痛苦的時候，會去找着他，並得到了他的幫助。

全部作品是用安娜·西格斯那種特有的寫作風格寫成。自始至終，不肯虛費一

個字。任何一行字，任何一椿瑣碎的事情，都在作品裏面佔據了一個不可動搖的地位，同時又具備着十分豐富的、十分深刻的內容。

但是這樣一種惜墨如金的、十分精簡的寫作作風，亦有它的害處。因為有時精簡得太過火了，令人感覺得祇接觸到零零碎碎的片段，全部的思想線索却沒有得到全面的發揮。

裏面許多人物——尤其那些積極份子——往往祇三言兩語，便把他們交代完結，好像作者是有意祇大略示意。人們期待着作者指示他們一幅五光十色的油畫，但是人們祇看到一張寥寥幾筆的草圖。所以人們對於民主德國新的現實，祇能夠得到一個簡略的認識。

凡作者在這部作品裏面所敘述的，都極為精彩、重要而新奇，在德國文學裏面幾乎還未曾有人這樣照耀過。正因為這個緣故，凡作者簡略過去的，人們都願意能夠多知道一些。」

說是具備了概念的翻譯條件。自然，這事是說來容易做來難。

安娜·西格斯寫作上特別成功的地方，是用最精簡的詞，表達最豐富、最實在的內容。根據她的文字做德文作文的練習，再找不出比它更好的練習資料了。練習的結果，所用的詞句，自然祇可能比她的多，決不會比她的少。根據她的文字練習德文作文是如此，把她的文字翻成中文，更是如此；即是說：她的一個字有時要翻譯成中文的好幾個字，她的一句話，有時要翻譯成中文的好幾句話。最低限度，我翻譯她這部「一個人和他的名字」即是如此。我現在根據我的翻譯方法把她這部作品翻譯完了；主觀上，截至現在為止，我當然不知道我的譯稿裏面有什麼錯誤；因為如果我知道的話，我自然已經把它改正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譯稿裏面有什麼錯誤，並不就是說我的譯稿裏面沒有錯誤。我這部譯稿一經發表出去之後，便不是我個人的翻譯了。倘蒙讀者犧牲心力和時間，找出它的錯誤，通知出版社，由我來負責改正，這自然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欣幸。

廖尚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南京

二 關於安娜·西格斯這部作品的翻譯

說起來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回事了。那時我的德文教師要我用各式各樣的句子，或長，或短，或樸實，或華麗，表達同一個思想，做成各式各樣的一段文章，由他替我修改。他這樣告訴我：要曉得用各式各樣的字句，表達同一個思想，然後才可以學寫整篇的文章。今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的德文教師的話，我有這樣一個疑問：是否用中文翻譯德文，亦可以不限定把德文的一字一句譯成中文的一字一句呢？由於我最近學習蘇聯教德文的先進經驗，知道問題是在概念的翻譯上面。根據列寧的反映論：詞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詞和詞的相當物是概念的存在形式。即是說：同一個概念，可以用一個或幾個德文的詞表達出來，亦可以用一句或幾句德文的句子表達出來；譯成中文，更是可以不限定用一個或幾個中文的詞，來表達德文的一個概念，即使用詞的相當物，也即是，用中文一句或一句以上的句子，來表達德文的一個概念，也是可以的，祇要原則上沒有違背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就可以

一

海曼·牟勒戰前是一個白鐵工人，戰時曾在海上、陸上和空中經歷過許多危險，內中有一兩次負傷得很重。他想起現在人還康健，回到家鄉去可以看見他的家人，重理他的舊業，他很歡喜。

那個他希望可以在那裏面得到兩重歡喜的小城市，離柏林祇有一個鐘頭的路程。他不是未曾看見過戰區裏面的人家和居民，但是當他看到這個小城市剩下來的——一堆堆的瓦雜場，這才真的把他嚇得面無人色。他從前住的那所房子，變成了一個被瓦雜、灰土差不多填平了的砲彈坑。在這一堆瓦雜、灰土裏面掩埋着他從前那個做工的房間，大約亦埋葬着他的家人。他現在所能夠看得到的，祇有一段牆基和幾根木樁。三兩個幸得保存性命的居民在或遠或近的瓦雜堆上面爬動着。他們昏昏迷迷地回想不起海曼·牟勒這個人。他呢？他亦不認識他們了。

他真的是什麼都回想不起來。正因為這緣故，不曉得怎樣一來，他已經來到了柏林。他大約是跟着一羣難民們來到了柏林的吧！現在他站在一個院子裏面：這是阿力山大廣場附近一條街的一所房子後面的院子。由這個院子穿過一條被後面那座坍下來的房子壓在上面的地道，可以達到另外一個院子。這個院子周圍的瓦雜堆，一部份已經燒成黑炭，另一部份還黏着一些糊牆的花紙。他跟着一個好像是在找人的男子，向後面那個瓦雜堆走去；他的眼光落在另外一個站在地窖出口、露出上半身的男子身上。這男子手拿着一根彎曲了的白鐵煙囪，好像要找人幫忙。煙囪的這一頭剛好是放在牟勒的面前。牟勒把腰一彎，幫助他把那條煙囪拿起來稍為轉動了幾下，那條煙囪便被弄直了。說也奇怪，完全和上帝以及人類斷絕了關係的牟勒，此刻只剩得一些被這條彎曲了的煙囪引起來的、關於他的手工業技能的回憶。就憑着這些回憶，才把他在昏迷的狀態中維持着，不讓他倒下去。那個站在地窖出口的男子，現在應該可以把這條弄直了的煙囪拿走了，但是，不，他還要把另外一條小一些的壞煙囪套進去。這樣一來，越發喚醒了牟勒和他的過去分不開的、埋藏在他

的知識寶庫裏面的技能。

住在院子附近的人們不久便知道了新來了一個人，曉得幫他們做一切關於白鐵和銼鐵的工作。那時每一個人對於任何一樣東西都感覺到需要，因為每一個人現時所有東西，沒有一樣不是殘缺不全的；其次，因為在瓦雜堆裏面還可以找出很多的東西，稍為修理一下，便可以使用。精神已經完全麻木了的牟勒，雖然不會自發地找工作來做，但是，凡是別人叫他做的工作，他樣樣都做。他的全部知識好像都集中在他的十個手指上面。人們拿給他修理的火爐煙囪、鉛桶、鐵鍋和其它養食的工具，他敲的敲，轉的轉，焊的焊，好像他屈服在別人的命令之下，惟恐自己工作得太慢。這樣不久便在地窖裏面設置了一個足夠用來開展他的氣力的場所；一些生活所必需的東西，亦安置在裏面：一個小火爐，一根焊桿，一個裝着一些麥桿的蘇布袋，一張從前用來鋪在馬背上的毯子，是的，有時還有一些食料。他的名字不久便被填上了居民的各種調查表格上面去，這樣，他便成為這條街上的居民，人們亦好像跟他做了很久的隣居。

凡是公衆的工作，他雖然很樂意去做，但是他整天總是在發呆，除了有時會想起他戰前的手工業技能之外，他好像是一個沒有腦筋的傻瓜。自從他來到這個院子之後，一週又一週地過去，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過去，是的，或者已經過去了一年有多了。

二

有一天從街上跑來了一個年輕的男子，匆匆忙忙地躲進隣近那個院子裏面去了。他把他自己的身體緊貼着門口一根僥倖還未曾倒下來的柱子。在這一根柱子上面還留下二層樓的一些殘餘部份，這是一個只保留得一個三角形的、糊着花紙的客廳。他帶着一種非常緊張的心情張望着兩個從後面追來的男子：一個是警察，手裏只拿着一根木棍子，另外一個是蘇聯的兵士，手裏拿着一根槍。這兩個向四面八方張望了一回之後，又走開了。那個年輕的男子現在亦拔腳走了出去。他才向街上望了一望，便又倒回來。他橫跑過那個院子，向那個堆成一座山一樣的瓦雜場跑過去，